



來聆聽傾訴。我只好蕭條，孤獨的依著窗，望著高掛在山頂林梢上的明月。即使 然嫻嫻的風鼓著，著，我也不願把淚珠給流了出來。

倚在窗邊，悄然的風吹，拂拭了我的臉，也掠過了我的心靈。許多同學雜 的脚步，搭著肩扶著背，東倒又西歪且帶著哄哄然酩酊意味的喝聲，千言萬語，即使隔著千脈遠山也能傳過我的心坎。我不禁起的心境更加憂鬱，這一群！這一群！……只好點著微弱微明的燈伴著單孤形影來翻閱業已襤褸的外皮，破碎的紙張——古文學書刊，以舒緩內心的悲傷。

那座山崗却泰然鎮定的坐了一整夜。透底的酒甕一壺又一壺地陣列在杯盤狼藉的桌案上。這一群難道是混爽了嗎？抑或是借酒澆愁，愁上更愁的洩及心懷而猝然裂開了心深處的納悶？此唯有在他們黯然的腦殼和滿臉龐的深皺找到答案。就這樣熙熙攘攘地進入了深夜。我懷著一顆惆悵的心輾轉反側，怎能高枕而安呢！只好時而俯著被褥依著窗小憩且墜入了深的浪潮裏，時而在小

樓裏那條瘦 小徑上；孑然一人空寂又落莫的迴旋徘徊著，但却不能揮去內心的悲傷。這一群所怦裂出來的聲音，沈沈然，依舊清楚的傳入耳裏，夜已漸漸墜入深淵了，我堅強地肩著一顆心度過這一漫長的夜。我裹在溫馨的被子裏，悠悠憶念了這夜。晨羲芒暉也將穿進小樓裏，漸漸的放大光芒，我終於又見光明大地了。

大清晨我趁剛破曉的天，光暉穿射入了我的眸子，靜靜悄悄地走到山邊的碎石小徑，蹣跚著蹣跚的步伐，好不在意踢著碎石，更是踢著野花叢草。帶著顛倒乾坤的腦海，發澀雙目沿著小徑，扶著小溪來到由灰色修長竹筒織成的橋上坐著，孤零零地等，等白雲再向我揮手，向我呼喚，帶我到它的家，帶我永遠離棄此惆悵的黑夜。

日 記 數 則

×月×日 星期× 天晴

抱起可愛的藥化，走到可愛的圖書館，沒想到初春時期早已高棚滿座，想起「成功不是偶然」這句話真有如暮鼓晨鐘。

×月×日 星期× 天晴

夕陽西下，餘輝閃閃，紅霞滾滾，溜達酒瓶椰子林，風吹得令人覺得清新，自然的一切現象都接納我，獨行這種憶忘都忘不了，好憑藉風力，送我上青雲。啊！假如有一襲飄飄的衣衫！

×月×日 星期× 天晴

日子就是這樣，一向都這樣，一陣喧譁過去了，就緊跟著一陣沈寂，不喜歡喧譁是本性，喜歡說話卻是天性，無聊，找熱鬧去，當四周漸漸沈默時，

的歌聲猛烈的撞擊我，還是吹幾個口哨點綴冷清的時刻。

×月×日 星期× 天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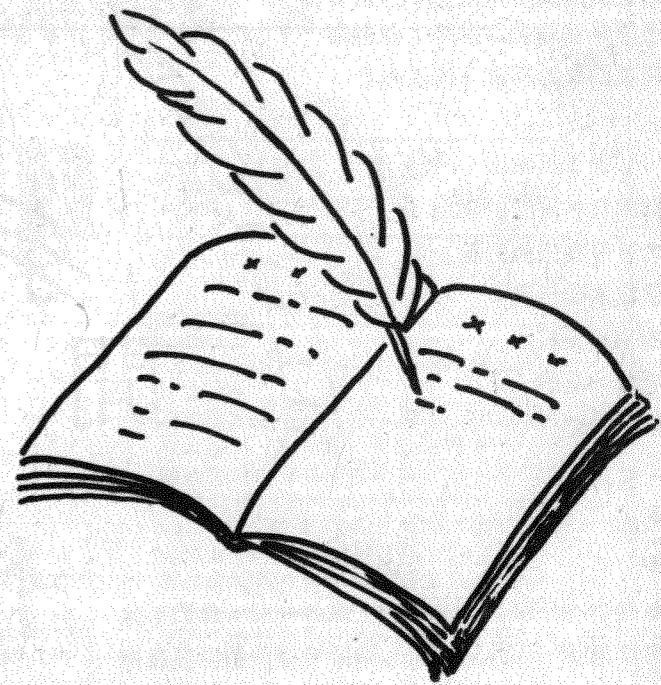
偶遇久別的同學，高興之餘到山中去踏青，清 的山風，石塊上輕流的涼沁山水，近的輕綠，遠的墨綠，面臨如此鮮明的山意，萬種思維驟然湧爆，一不小心被苔蘚滑了一跤，阿華說：「你要摔跤怎麼不先說，我好推你一把。」千頭萬緒通通被她嚇醒了，真是上吊拉腳 怕人不死。

黃昏，我們已經站在山的另一邊，迴望高聳的山嶺，有歡呼也有些依依不捨。

×月×日 星期× 天晴

一連幾天都是晴空萬里，藍天像一個網，網住一片晴，可是萬一網破了，那就東邊雨來西邊晴了，聽說當年女媧煉石補天，東天門由於承包商偷工減料，所以東邊的天空到現在還是怪怪的，信不信，你仔細看看就知道了。

我想寄上祝福給遠方的阿華，因為她給我的鼓勵正如嚴冬時節我並沒有看到梅花開，但我知道梅花已經開滿山了一樣。



—— 廖 捷 玲 ——